春秋讞

八

所無可奈何故去而出奔挾僖公以為後圖豈季子力能誅而不誅哉若以既而不及者皆得以歸獄免則凡弒君而成者舉皆容於親親而不討矣所謂季子至而不變者亦非是季子可誅慶父而不誅則不奔不可誅而奔則逃難之不暇尚何論變不變哉若吳僚之於札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歸而不治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位而待是可治而不治乃可言不變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經變文以示義則有之矣未有從而顛倒本末亂名失實更易族姓參錯國號者魯公子慶父而曰齊仲孫豈有是理哉按慶父者公子也仲者其字

也逮其孫而後可氏仲孫亦安得身自氏乎此蓋傳不知齊自有仲孫湫而經不書其名之義妄意之也凡公羊之學大抵皆謂經有變實而立義者諱滅郕爲同姓而謂之盛諱取周田而謂之許田晉敗王師而謂之茅戎如此之類不一其言詭誕皆不可行於經也

二年

冬齊高子來盟

元年春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命故次先救然經書臣救者多矣豈嘗皆言次哉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遷者自遷之辭遷之者人遷之之辭但以是為辨爾不論其意非其意也蔡遷于州來本迫於吳至殺公子駟哭而遷墓是豈其意者而亦書遷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

以知其為一事也
前以不果於救而邢自遷故三國復以師共城之
救在春城在夏正二事非一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
獲也
此莒挐死於敵之辭非為季子言何大之有其夫
略與左氏同蓋誤以莒無大夫為之辭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
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
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
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
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
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
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
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據左氏虢亡夏陽虢公猶存後二年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虢於是始亡則夏陽不得言君存也滅
之義穀梁所謂滅夏陽而虞虢舉者是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
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
為莫敢不至也
經於會盟征伐諸侯無不盡序未有畧去餘國以為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非也為僖公志爾經未見不甚之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
末言者何休謂不言盟也若本無盟經自不得書
非畧之而不言也若實有盟是諸侯待盟而後信
經亦安得以為不必盟而不言乎于義兩無當矣

四年春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次者小白方修霸主之義問楚之罪以待其服與否而不遽進也楚自以屈完來覘師而為之從違故屈完知其不可拒即我以盟是豈能預知屈完之來而俟之乎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

言陋矣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虞不言滅其義已見于滅夏陽今實滅虞故但言所執者虞公而已非有愛于滅之名而不與也若欲見虞公不死于敵書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豈不益明哉

鄭伯乞而小白許之所以明年得與葵丘之會此

可以推見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

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

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柰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

至者也

僖公無娶夫人文至十一年始見公及夫人姜氏

之會傳固載其辭曰無以妾為妻豈小白以是令諸侯反自犯其禁先致其女而彊魯哉亦不足以服楚矣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凡諸侯卒而不葬者皆爲魯不往會故不書爾今爲襄公諱背殯出會而使禦說不見葬此何理哉僖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欵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所謂惠公之大夫者言惠公為其所立而與之為

大夫也然傳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則惠公雖與之為大夫亦固以弒君之罪正之矣曷為不可以討賊書之乎經凡大夫弒君而不討賊書者二晉里克也衛甯喜也里克之志在文公甯喜之志在獻公謂之弒君則可謂之弒君之賊則不可故經正其弒之名於前而原其殺之義於後且惠公獻公亦與聞乎弒者不得獨以討克與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前城楚丘以狄入衛為狄滅衛謂之為小白諱猶云可也今言齊莒脅之則非滅審矣亦以小白為言何哉蔽於其說之弊有至於此者按左氏鹹之會為淮夷病杞則非徐莒之故是以明年楚人伐徐而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之若其脅杞使至

於遷方將討之不暇又何救之云乎傳之妄可知
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

元年春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會葬而得禮常事也自不應書此謂僖公以七月

葬僭天子而王以五月來會葬以王之正見魯之

不正也尚安得為禮乎然則僖公以十二月薨文公以四月葬何以謂之僭七月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注十二月無乙巳蓋十一月文誤則差一月矣傳言是歲閏三月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七月矣以月計者舉閏閏月葬齊景公是也魯葬諸公固有或過或不及然未有七月而葬春秋是以記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宮煬宮而或者以魯公之廟為文世室武公之廟為武世室故妄推之此乃魯人以為賜天子之禮亦存伯禽武公教以僭周文武二祧而不毀因謂之世室而明堂位誤載之本不通于春秋不知太室目太廟之室見于書王入大室祼者是以習其所聞而弗悟也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之先此所以不見經宜公羊疑之也

十有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據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孟氏從其言卞人以告惠叔以毁請公乃許而取之則非齊人將之以至也歸之而已所以不言來非内辭也言脅我而歸之者幾近矣

中則何以知其為伐蔡之日而同以見伐為例哉是蓋伐蔡與入蔡同日不可曰郤缺帥師伐蔡入蔡嫌其為伐蔡而後入蔡不見同日之罪故移戊申以連上文猶言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則伐宋亦丁未之日也嫌其與鄭戰故移而繫於伐傳言至之日則是而與衛齊之戰同辭則不類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

動我也動我者何内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入郛者入其外城但未入其中城爾圉於外又入其郛安得不書乎曹雖我之鄰此已自侵我而去矣何與於我以為我動而書者妄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

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故有二有君放有大夫待放傳一之非也君放者大夫有罪不出奔而聽命於君君宥之於遠者也所謂無去是云爾者是也大夫待放者大夫三諫不從則去亦聽命於君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者

也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是也胥甲父盖討令狐之戰不用命者此君放之者也不得為非正乃其放之當罪不當罪則經自以國放人放别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柳左氏穀梁皆作崇當從二氏崇秦之與國也趙穿審伐天子自當有異文見貶何但不以柳繫周而已乎趙穿書名氏此自常法非貶文也此亦傳

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其不於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仲族也非字吾已見於季友卒矣公子暈公子慶父公子遂皆弑君者慶父又弑兩君而暈與慶父經皆無貶文非於隱與閔為無罪桓與僖為無年也何為亦不貶乎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公羊但見仲遂不言公子故以公子季友例推之以為

今復以書楚人為貶楚子凡經書殺弒君賊者三而傳妄别之為三例不知其為與之討賊者內外本一辭也何以知之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告於朝請討之夫齊弒其君而請討在魯孰謂其不與外討哉弒君之罪孰大於外淫舍弒罪而罪外淫其輕重亦不倫矣然則蔡人楚人者固當與衛人之辭一施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公伐齊納糾傳曰納入辭也齊小白入于齊傳曰
入者簒辭也是以納與入為簒辭同一例今以大
夫起問納者謂經無大夫而言納者也然則以為
納者豈簒辭哉正使公在為徵舒所逐而納尚不
得言簒況納公黨乎何休以為公孫甯儀行父如
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
納之美楚能悔過以遂前功若然以解傳辭可也

而非公羊之意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主兵傳曰其稱人何大夫不敵君也今復以大夫不敵君起問而以林父見名氏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則是大夫當稱人而

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固言之矣子者自夷狄之爵所當稱者也有爵者則以爵通無爵者則不以爵通故甲氏不言子不然甲氏又何善而得氏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何長庶之號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
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傳言藉則是已未知稅畝之義也古者有貢有藉
周蓋兼行之稅即貢也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
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
治田之名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

税取什一言什一而藉者誤也此蓋既藉矣又取國中之税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非謂以税易藉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幸之者其義與左氏異以為宣公能知履畝而税

之失以致天災故悔而改明年遂致大有年故曰
受之云爾以為幸天之譴告以自知罪也若然則
履畝之法蓋變矣又何以言初哉此乃附會上下
兩事之誤經書災異蓋未嘗言所以然所以應傳
為此辭所以起漢儒言災異者誣天罔人之弊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謝災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